

「遲早則隨所願耳」，我們仔細觀察周邊的人、事，我們的家人，我們的親戚朋友，大家就會體會到這一句。我們人生，佛法講，什麼事情，人事物都是緣聚緣散，緣聚的時間長短各有因緣，就是我們昨天講的，你要增加一天也不行，減少一天也不行。

我看到這個就想到，我周邊這些人事物也是這樣的。最明顯的，我俗家的二哥。他喜歡喝酒，酒喝醉了他就鬧事，喝了幾十年的酒，抽了幾十年的煙，他的嗜好就是喝酒，找朋友喝酒。酒喝了就控制不了自己，回家他就鬧，可以說鬧得我們都不能睡覺。這個時間有多長？三、四十年，就是我弟弟的小孩從出生到長大，可以說三十幾年了。我們也沒辦法，他的習氣。他沒有結婚，我也沒有結婚，我弟弟結婚了，跟我弟弟住在一起，我也是一樣。但是我比我二哥好一些，因為我出家了，所以出家之後就不住在家裡。

有一天，他喝醉酒去砸人家的車子，去鬧警察局，晚上警察打電話到我家來，叫我們去把我二哥抬回來。我就給警察講，我說拜託你把他關二十四小時，讓我們好睡一點。警察說不要不要，我們不要，你們趕快來抬回去。後來沒辦法，跟我弟弟兩個人把他抬回來，抬回來被他鬧到天亮，所以沒辦法。這個日子實在講，我跟我弟弟都受不了，實在我弟媳婦也不容易，她對他也沒有一句怨言。後來有一天，我弟弟的孩子長大了，都二十幾歲了，長大了，小的也一、二十歲了。有一天他就突然說我要上阿里山，到我三哥以前出家的寺院去。我弟弟說時間這麼晚，已經晚上了，明天再去吧。不行，就在那天晚上一定要載他到山上去，我弟弟沒辦法，連夜把

他送到阿里山那個道場去。我三哥看到他來就嚇壞了，說你不要來這裡喝酒給我鬧事，我這裡是道場，吃素的，這裡不能喝酒，不能喝酒吃肉的。我二哥就說，我不會來這裡給你鬧事，你放心好了。所以他到山上去就變了一個人。跟他喝酒吃肉的，我看很多個都死了，都年紀不大，四十幾歲就死了，死了好幾個。當時也是看到他這個人，大概棺材板蓋下去他才會改，因為人死了他就不能再喝了。但是沒想到他上山住了一段時間，竟然要求菩妙老和尚給他剃度，要出家，五十八歲那一年。我們也想不到，以為他喝酒大概是棺材板蓋下去才會改，也沒有想到他竟然有這麼一個轉變。

菩妙老和尚很慈悲，還收留了他，所以出家四年後他才往生，在寺院往生的。所以人，有句俗話講蓋棺論定，就是他棺材板還沒有蓋下去，就不能確定他一生是怎麼樣。所以我讀到這句深有所感，你看他鬧了三十幾年，時間到了，他一個晚上都不停，叫我弟弟連夜載他上山。他說孩子大了，他這個房間要讓出來給你的小孩住，連夜他就走。大概被他吵的這個債還清了，上輩子大概我們去吵過他，所以這輩子被他吵回來，還清了，他就走了。所以昨天講到這句，我就想到這個事情深有所感。的確是這樣的，我們每個人也是這樣的，你仔細觀察周邊的自己家屬，人事物也都這樣，緣聚緣散。

今天我們接著看第七段，我先把這一段念一遍，請看二〇二頁第三行：

【七。知其不可而為之。諸葛武侯曰。鞠躬盡瘁。死而後已。成敗利鈍。非所逆睹。此聖賢立命之學。】

這一段『知其不可而為之』，「不可」就是這個事情知道不可為，不可為為什麼還去為？這個舉出『諸葛武侯』，就是諸葛亮，孔明。諸葛亮當時他看到漢室的氣數已盡，再要恢復也不可能，不

可能他還要維持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。為什麼？盡自己的本分，所謂盡人事聽天命。我們人，本分該做的事情就要把它做到，把它做好，然後這個事情成不成，所謂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在儒家講天命，它有一天命；在佛法講，眾生的業因果報，因緣，因緣不具足，或者時節因緣還沒到，這個事情也不能成就。但是要不要做？你還是要做，盡心盡力，功德就圓滿了。好像我們要做一樁善事、一樁好事，但是因緣不具足，根據我們現前的因緣，大家盡心盡力去做，這個事情有成就，是大家的福報；不能成就，眾生福報不夠，時節因緣還沒到，這樣功德也圓滿了。所謂『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』，盡心盡力去做，該做的事情盡心盡力去做，能不能成就看天命、看因緣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『成敗利鈍，非所逆睹』。成敗利鈍也不是我們能夠預知預見的，我們凡夫也沒辦法，只有去做，能不能成就看因緣，不能不做。『此聖賢立命之學』。大家讀過《了凡四訓》，第一篇就是「立命之學」。立是建立，這個命運是自己可以建立的，我們自己修身是我們自己的事情，修身以俟之，把我們自己修好了，待天命，等待天命。我們佛法講，把自己先修好了，等待時節因緣，就是儒家講的天命，佛法講時節因緣，意思是一樣的。先把自己修好，等待時節因緣，時節因緣成熟了，這個事業自然它就成就了，這個就是立命之學，自己要先把自已建立起來。這段簡單的意思大概是這樣。

這段它也是一個公案，因為講這個義理就很快了，而且這個就比較簡要詳明，如果照這樣來講，不講公案就比較快了，查生難字也沒幾個，這些道理大概消文釋意講一講也就很快。但是我要把原來這個公案去講，很花時間，因為很多生難字是我從來沒看過的，都去查字典，還好現在電腦很快，所以查了就很花時間。這個也是

給我自己準備功課，因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很用功的，為了要講故事給大家聽，我只好去查；如果不講故事我也不會去查，也有好處，對我也有好處。實在講，就是上台講課的講師要預備。過去我們老和尚講經說，你們來聽經也要預備，今天要講哪一段經，你要先讀一讀。所以講跟聽，實在講都是要預備的。但是講的人當然預備要比聽的更充足。

我就念《閱微草堂筆記》這段公案，原來的公案跟大家講一下。因為講這個公案，可以讓你更了解這一句它的內容，能夠把它襯托出來，這些事項、什麼原因講了這句話，你的感觸會更深刻，更容易去體會、理解。所節錄出來的，主要都是理比較多、事比較少；公案，事比較多，事當中有它的道理在。我就把這一段，跟大家講這個故事。「獻縣令明晨，應山人」，這個獻是奉獻的獻，縣是縣市的縣，縣令就是現在講縣長。這個是在河北省滄州市下面所管轄的一個縣，在河北省。應山人，這個縣令叫明晨，明白的明，早晨的晨，明晨，這個縣長叫明晨，他是應山人。應山是在現在的湖北省，湖北省應山縣，這個縣令他是湖北人，在河北當縣長。

「嘗欲申雪一冤獄，而慮上官不允，疑惑未決」。嘗就是曾經，欲就是想，他想，想去為一個冤獄來申雪。他知道有個案子，那個人是被冤枉的，被判刑抓去關，那是冤獄他知道，他想替他申雪，替他平反。但是他又考慮上官不允，考慮他如果提出替這個人來申訴，來洗刷他的清白，還他的清白，恐怕上面的長官不允許。為什麼長官不允許？這個我們可以理解，一個法官你給人家判錯了，判了冤獄，如果真的調查他是冤枉被判的，那法官有沒有罪？可能換他要被關了。他如果為了保護他自己，他願不願意讓他申雪？他一定不願意，是不是？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理解。而慮上官不允，他很想替他申雪這個冤情，但是他考慮到上面那個長官不允許。疑惑

未決，到底他該不該替他洗刷這個冤情？自己在那邊疑惑，不能決定。要替他申雪，怕上官不允許；不替他申雪，良心不安也過不去，明知道他是冤枉的不替他洗刷冤情，自己良心也過不去。所以在這當中猶豫，疑惑不決。

在這個時候，「儒學門斗有王半仙者」，門斗是一個形容，我們進入一個屋子裡面要有個門，門有一個門框，那個叫門斗。這個儒學門斗，就是你要進入儒學這個門，要經過這個門斗才能進得去。也是形容易王半仙，你要學儒學就是要向他學，意思是這樣的，他學問、道德都很好，要向他學習你才能入門，就是這個意思，他儒學造詣很深。他叫王半仙，一個人被稱半仙，他也有他的一些功能。「與一狐友」，他跟一個狐狸交朋友。古時候這個很多，現在也有，這個狐就是一般講狐仙這一類的。「言小休咎多有驗」，休咎就是小的吉凶，就是小事情，不是很大的事情，都很靈驗。他跟這個狐仙做朋友，當然我們就知道他有什麼事情就去問狐仙，狐仙就會跟他講哪些事情是好、是不是好。

這個我可以理解，昨天跟大家講過，我母親從小帶我到扶乩、問神這一類的，問吉凶禍福的。在台灣，我小時候大概十三歲的時候，在我們住的地方松山，我們隔壁有一個賣米的，在走廊擺一個圓桌子，上面放一張圖很大，圓的，好像八卦這樣，圓的，寫得密密麻麻的。然後用一個我們裝醬油那種碟子，小小的，倒過來，要問事情的人就是手指頭按在那個碟子。好幾個人同時要問事情，你要問什麼事情你就手指頭按在碟子的背面，然後它自己會跑，轉轉轉，轉到哪裡停了，看那個什麼字，你要問的事情就是它的解答。我小時候也很好奇，就在我家隔壁看很多大人在那邊，小時候我們都打赤腳去玩的，我就在那邊好奇去看。我是聽大人講，那叫碟仙，碟仙聽說是狐狸狐仙。旁邊弄個小桌子，這個碟仙、狐仙還有抽

煙，所以他也點了一根菸放在旁邊小桌子，好像還有一杯酒，看他那個酒慢慢會減少；看他那個菸放在桌子上，然後像有人在吸一樣，一閃一閃的。因為以前我也抽過煙，所以知道菸一吸的話，菸就一閃一閃的。我很好奇，就看那個菸，也沒有人，就放在桌上，它怎麼就自己一閃一閃的？那個碟子怎麼會動？我很好奇，就爬到桌下去看下面有沒有安什麼機關？結果一看，什麼也沒有，它自己會走，那個很奇怪的。聽說那個是狐仙，我小時候看過那個事情。

這裡講王半仙跟一個狐狸做朋友，講一些小的吉凶禍福都很靈驗，這個王半仙就帶明晨縣長去問狐仙。「遣往問之」，就是建議去問這個狐仙，你這個事情應該怎麼辦，到底你要為他申訴還是不為他申訴。去問了之後，「狐正色曰」，狐仙就很正經的，正色就是他很正經的，臉的表情就好像我們講話講到重要的事情很正式、很嚴肅，大概這個狐仙也修行夠了，變成人形，這個狐仙正色對明晨縣令講，「明公為民父母」。明公是對他的尊稱，你為人民的父母。在我們中國傳統當官的就是父母官，人民的父母，當官的看人民像自己的子女一樣，所以為民父母，你是這個地方的父母官，這個地方的人民都是你的子女。「但當論其冤不冤，不當問其允不允」。這個狐仙就很正經的跟他講，你這個事情應當論冤不冤，到底這個案情他是不是冤枉的，你要論這個。如果是冤枉的，你就不要問上官允不允，你就不要去考慮上面長官他允許不允許你替他申雪這個冤情。你現在應當要確定他是不是被冤枉的，冤枉的，你應該申雪就要申雪，你為民父母，這是你的責任，你就不要去考慮上官允許不允許，你只要論這個冤情是不是真的被冤枉的。你調查清楚，真的被冤枉的，你就要替他申訴，上官允不允是上官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去考慮那些了，意思就是這樣。狐仙就給他講，「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？」制府是明清這兩個朝代總督的名稱，總督就是現

在的省長。

「門斗返報，明為悚然」。這個王半仙就把狐仙的話給縣令明晨講了，明晨縣令聽到悚然，非常驚訝。「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」，他就轉達狐仙這些話給他講，因言制府李公，就是李衛當總督，他還沒有當總督還沒有發達的時候。這個好像大陸有拍一個連續劇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，「李衛當官」，有沒有看過？我看過。就是李公衛，他還沒有發達，還沒有當總督的時候，「嘗同一道士渡江」，他還沒有當官之前，曾經有一次跟一個道士坐船渡江。

「適有與舟子爭詬者」。適就是剛好，舟子就是划船的。以前過江要坐渡船，以前小時候我坐過，渡船就是你丟個幾文錢、多少錢給他。我小時候在俗家汐止，渡過基隆河那個時候沒有橋，就是有渡船。以前我舅舅他們也渡過船，賺些工錢。爭詬就是在互相在爭論、互相責罵，坐船的客人跟划船的在互相爭論、互相責罵，大概是爭過渡的錢，大概是爭那個，互相在罵。這個道士在旁邊看到，「道士太息曰：命在須臾，尚較計數文錢耶？」這個就知道了，就是跟那個渡船的人在爭搭船的費用，大概就是計較那幾文錢，計較那個錢，可能他不願意多給那一點錢。這個道士在旁邊就講，命在須臾，須臾就是很短暫的時間，命就沒有了。這一句也跟佛在《四十二章經》講的一樣，人命在呼吸間。我們現在在呼吸，如果一口氣不來，呼出去吸不進來，生命就結束了，命在須臾間，很快生命就結束了，還在那計較那幾文錢幹什麼？這個道士就跟他們講，就跟那個客人講。「俄其人為帆腳所掃，墮江死」，俄就是沒有多久，一下子被帆船的腳所掃到，被絆到的這個人就掉入江裡面被淹死了。一下子的時間，剛剛還在吵架，還在計較那幾文錢，一下子掉到江裡面被淹死了，墮江死。

「李公心異之。中流風作，舟欲覆，道士禹步誦咒，風止得濟

，李公再拜謝更生」。這個李公就是李衛，在旁邊他也看到這個事情，心裡想，這個道士不是普通人，怎麼剛剛講完，果然那個跟船夫在吵架爭幾文錢的，一下就掉入江裡被淹死了。這個船開到江當中，流風作就是起了風浪，幾乎整個船差點就翻船了，若那個船翻過去，整船的人都被淹死，這個時候看到這個道士禹步誦咒。禹步就是道士在作法，前前後後、一高一低，大家如果看過道士他在走那個七星步，在念咒、在作法，那個正規叫禹步，大禹的禹，禹步。用道家這種方式來作法念咒，念了咒之後，風止得濟，風就停下來，整船的人就平安度過了。李衛這個時候李公再拜謝更生，就非常感謝這個道士救命之恩，他的禹步誦咒讓這個風浪平息下來，就感謝這個道士。

「道士曰：適墮江者命也，吾不能救。」道士就給李衛講，適就是剛才，墮江那個人他被淹死了是他的命該絕，他命終了，吾不能救，他的壽命到了，他的命注定要被淹死的。這個在佛法裡面講叫定業不可轉，過去世造的業，定業，這一生他自己又沒有改造命運。他說我也救不了，所以這是他的命，我救不了他，他墮江了。後來遇到風浪，「公貴人也」，這個李衛因為他後面還要當官的，所以他不能死，他命不該絕，因為後面他還有福報，這個是他還沒有當總督的時候，他說你以後是貴人，就是事先跟他講。「遇阨得濟」，阨就是高險之處，因為你是貴人，所以遇到這個危險還是可以得到救濟的。「亦命也」，那也是命中注定，遇到這個危險，道士可以幫得上忙，可以有驚無險，這個也是命。剛才墮江被淹死的那個也是命；你現在遇到風浪，遇到道士誦咒作法得救，這個也是命。所以「吾不能不救，何謝焉？」他說你命不該絕，我看到了怎麼能不救？何必感謝我？應該做的，不必要感謝。「李公又拜曰：領師此訓，吾終身安命矣」，這個李衛又再給他拜謝。領就是領受



、領教，師就是稱他為師父。你剛才講的很寶貴的教訓（在佛法叫做很寶貴的開示），吾終身安命矣，他說我這一生，終身就安於命運了，不做非份之想了。這個也是跟了凡居士被孔先生算命算定了一樣，他終生無所求了，命就是這樣了，你打什麼妄想？他就終生安命，李衛也是這樣。

「道士曰」，道士就跟他回答，「是不盡然。一身之窮達當安命，不安命則奔競排軋，無所不至。不知李林甫、秦檜即不傾陷善類，亦作宰相，徒自增罪案耳」。這個道士又跟他講，終身安命是不盡然，也不盡然是這樣。一身之窮達當安命，我們人總是有命運，一生，窮就是遇到困難，達就是通達、沒有障礙，我們的命運總是這樣的，有時候運氣很好，有時候運氣就不好，當安命，也要守本份。不安命，就是不安本份，我們一般講不認命。要認命，你不認命則奔競排軋，無所不至。奔競就是佛法講一直攀緣，一直要怎麼做怎麼做。命中有時自然有，命中無時莫強求。命中沒有，你怎麼求，用什麼方法，你還是得不到；命中有，你自自然然就會得到。你不安命，這樣去奔走、去競爭，用種種的手段，無所不至，也沒有用。

不知李林甫、秦檜，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，秦檜是宋朝的宰相。李林甫做宰相十九年，人很聰明，也很會寫書法，也會畫畫，但是心地很陰險，很嫉妒賢能。秦檜是宋朝的宰相，宋徽宗那時候的宰相，害死岳飛。這個道士講，即不傾陷善類，亦作宰相。陷是陷害，就是說這兩個人當宰相，心不好，陷害善良，陷害忠良，他是不是因為陷害忠良他才能當宰相？不是，他命中有當宰相的命，所以他不要去陷害那些忠良，不要去嫉妒那些賢能，他還是當宰相。現在去嫉妒、陷害這些忠良，自己徒自增加罪業，就很冤枉。所以君子樂得為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，就是這個道理，因為是你命

中有的。你命中有的，你不要耍那些陰險的手段，你一樣得到；你命中沒有，你耍什麼手段也得不到。你何必去陷害那些忠良，自己造了這些罪業，那不是很冤枉嗎？這個意思就是這樣。所以徒自增罪案耳。

「至國計民生之利害，則不可言命。天地之生才，朝廷之設官，所以補救氣數也。身握事權，束手而委命，天地何必生此才，朝廷何必設此官乎？」這個道士又開示了，什麼事情你也不能都把它推給命，你該做的就要去做，不能說那個是命運我就不用去做了。我們也不可以說，我命中有得吃，我也就不用去買菜煮飯了，這些統統不用幹了。是不是這樣？大概這樣也不是。命中有，你正常該做的事你還是要去做，國計民生之利害，這個不可以都推給命，天地之生才，朝廷之設官，所以補救氣數也。這個補救是我們講的，那個命你也可以去改造，改造命運，命自己造的，自己也可以改。身握事權，束手而委命，天地何必生此才？朝廷何必設此官？統統推給命就好，人統統不用做了？這不是這樣講的，你該做的還是要去做。所以這個命的意思也不能會錯意，會錯意那又誤會了，不能統統推給命，人都不幹。所以，你做得好你命還是可以改，改造命運，把不好的命改成好的。所以天地人，人稱為三才之一。否則，人有什麼用？朝廷何必設這個官？那也不需要官了，因為一切都有命，設那個官幹什麼？所以這個意思不能錯會。

「晨門曰：是知其不可而為之。諸葛武侯曰：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成敗利鈍，非所逆睹。此聖賢立命之學」，這一段，我們老和尚節錄的就是這個公案這一段。「公其識之。李公謹受教，拜問姓名。」李衛很受教，就請問這個道士尊姓大名。「道士曰：言之恐公駭。」這個道士跟他講，如果說出來恐怕你會很驚訝，所以也沒有跟他講姓什麼、叫什麼。「下舟行數十步，翳然滅跡。」看到

這個道士下船之後，往前走數十步還不到一百步就不見了，翳然滅跡就是不見了。當然這個道士不知道何許人，應該不是普通人，可能八仙中不知道是哪一尊仙。你們那天有去拱北殿，有沒有看到八仙？拱北殿它是儒釋道的，當中是供呂祖，就是呂洞賓，八仙最有名的。

「昔在會城，李公曾話是事，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。」紀曉嵐先生說，過去在會城這個地方，李公就是李衛，曾經談這個事情。紀曉嵐先生他聽到這個事情，聽到李衛跟他講他遭遇的這樁事情。紀曉嵐他有一個疑問，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。這個是李衛跟他講的，但是這個又是從狐仙講出李衛還沒有當官之前發生的事情，紀曉嵐先生他就有疑問，不知道這個狐狸牠怎麼知道這個事情？這個事情是李衛親自給紀曉嵐講的，現在明晨縣令，王半仙替他問這個狐仙，狐仙給他講出這個事情，紀曉嵐他有疑問，狐仙牠怎麼會知道這個事情？這個事情是李衛跟他講的，他又聽到王半仙講這個事情。用佛法就可以解釋，大概這個狐狸有神通。這個公案我們就分享到此地。如果聽不明白，我們再來研究，一定把它聽明白才知道它這個意思，它對我們是啟發什麼道理，我們來效法、來學習。再看下面這一段，二〇二頁，第八段：

【八。果一生無利己損人心。鬼神皆加禮敬。】

第九段：

【九。人心微曖。鬼神皆得而窺。雖賢者一念之私。亦不免於責備。】

這兩段也是一個公案。『果一生無利己損人心，鬼神皆加禮敬。』為什麼鬼神會對這個沒有利己損人心的人這麼禮敬？因為這個在凡夫來講很難。因為人都有私心，自私自利的心，凡夫都有四相，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有我就有人，就有我執，有我

執就難免有私心，自私自利。我們如果修養比較好的，能夠大公無私，這個就不容易了，雖然還沒有到聖賢這個地位，但是有這樣的心就很難得了，難能可貴，所以我們是凡夫總是會有利己損人的心。這個也是給我們修行人講的，我們自己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自己有沒有利己損人的心？如果沒有利己損人的心，不但人禮敬，鬼神都禮敬。『人心微曖』，「曖」就是曖昧，昏暗不明，就是說你心裡私下有一點私心，鬼神都看得到。

『雖賢者一念之私』，這個賢人偶爾起一念私心，『亦不免於責備』，也會受到鬼神的責備，何況我們不是聖賢？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都會有這個過。有過就是要依這個標準來改，把自己自私自利的心慢慢淡化，淡化到完全大公無私，沒有私心了，這個就是佛菩薩聖賢教導我們的，凡事都為大家想。所以老和尚也常講，我們佛法就是為眾生想，不要只想著自己，有利益先想到要怎麼利益眾生，不要第一個就先想到利益自己。先想到利益別人，利益一切眾生，常常存這個心，我們這個自私自利的心慢慢就化解了。這是我們念頭的問題。

這個公案是「北村鄭蘇仙」，北村也是一個地名，姓鄭的，鄭蘇仙。「一日夢至冥府，見閻羅王方錄囚。有鄰村一媼」，媼就是一個老婦人，「至殿前，王改容拱手，賜以杯茗，命冥吏速送生善處。」這一段就是北村這個地方有一個姓鄭的，蘇是蘇州的蘇，仙就是神仙的仙，他叫鄭蘇仙。有一天他做夢夢到冥府，見閻羅王方錄囚，看到閻羅王抓一些囚犯、犯人。人死了就會到閻羅王那邊去，有在生造惡業犯罪的，閻羅王就把他抓起來。有鄰村一媼，就是隔壁村莊他認識的一個老婦人，這個老婦人也去到閻羅王那邊了，也是死了。到殿前，閻羅王改容拱手，閻羅王看到這個老婦人進來，跟對其他犯罪的人不一樣，犯罪的是統統抓起來，看到老婦人進

來改容拱手，那個表情就很好了，而且還賜給她一杯茶。「命冥吏速送生善處」，冥吏就是給閻羅王辦事的這個官吏，命令這個冥官趕快送這個老婦人往生到善處、好地方去，她就往生到人天善道。

鄭蘇仙看到這個事情，「鄭私叩冥吏曰：此農家老婦，有何功德？」鄭蘇仙就私下問這個冥吏，陰間這個官、這個判官，這是個農家的老婦人，她有什麼功德，為什麼閻羅王對她這麼尊敬？「冥吏曰：是媼一生無利己損人心。夫利己之心，雖賢士大夫或不免。然利己者必損人，種種機械因是而生，種種冤愆因是而造，甚至貽臭萬年，流毒四海，皆此一念為害也。」這個冥官就給鄭蘇仙講，這個老婦人她的功德就是一生沒有利己損人的心，這個非常難得。夫利己之心，雖賢士大夫或不免，讀書人做到很大的官也不免都有私心，利己損人的心。然利己者必損人，你利己必定會去損害別到人。種種機械因是而生，機械就是用心機，這些都是從這一念所產生出來；種種冤愆因是而造，很多冤枉、很多罪業也都是這一念心去造的。甚至貽臭萬年，流毒四海，造了很大的罪業，也都是這一念私心所造成的損害。「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，讀書講學之儒對之多愧色矣。」這個村莊的老婦人，她能夠控制她自己這個私心，這個講書、讀書的大儒，學問很大的，如果自己還有私心，看到這個老婦人都要感到很慚愧。讀聖賢書，做不到；老婦人沒讀書，她做到了。能不慚愧嗎？「何怪王之加禮乎？」怎麼能怪閻羅王對她這麼禮敬？「鄭素有心計，聞之惕然而寤。」鄭蘇仙平常他就很會用心計，用心計難免要損人利己，他聽到非常驚訝，他也覺悟過來了，他也覺悟了。

「鄭又言，此媼未至以前，有一官公服昂然入，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，今無愧鬼神。王哂曰：設官以治民，下至驛丞閭官，皆有利弊之當理。但不要錢即為好官，植木偶於堂，並水不飲，不更勝

公乎？」鄭蘇仙又問這個冥官，他說這個老婦人還沒有到這裡以前，有一個當官的，穿當官的公服，昂然入，就是抬頭挺胸進來。進到閻羅王殿，當官的人跟閻羅王講，自己稱，就是自己講，他所到任何地方只有喝一杯水。今無愧鬼神，他說我看到鬼神我問心無愧，我到任何地方我只喝一杯水，我也不貪錢。王哂曰，哂就是微笑，一個口、一個西，這個念「審」。閻羅王就微笑講，他說設官以治民，設這個官幹什麼？要治理人民的一些事務，治理下至驛丞閘官。驛就是以前馬休息的地方，換馬的地方。驛就是一個驛站，好像現在的車站，現在到日本去，他們還是叫驛站，馬車停的地方。這個驛丞他是不入品的官，我們中國以前講七品官最小，芝麻小官，這個驛丞他還不入品，管迎接、儀仗這些事務的。閘官就是管水門的、管水的，像我們現在石門水庫管洩洪的那個管理的，在清朝時代屬於河道總督下面的。那個就是講不入品的官，下至驛丞閘官，皆有利弊之當理。閻羅王講，都有利弊，應當你去管理，你要去處理，弊的要革除，利的要去把它帶動起來。當官不能說只要你不要錢、不貪污就是好官，不能這樣講，你要為人民做事，不是你不貪污就是好官。你不為人民做事，不興利除弊，設你這個官幹什麼？閻羅王講，不是不要錢就是好官，你有沒有替人民興利除弊？有沒有替人民做事？如果像你這樣講，不要錢就是好官，弄一個木偶在堂上，連一杯水它都不會喝，那不是比你更好嗎？你還喝一杯水，它一杯水都不用，一個木偶放在那邊就好了，設你這個官幹什麼？雕一尊木偶放在那裡不是更好嗎？閻羅王就這麼跟他講。

「官又辯曰」，當官這個人又跟閻羅王辯了，他說「某雖無功，亦無罪。」他說，我雖然沒有替人民做什麼事，但是我也沒罪。「王曰：公一身處處求自全，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，非負民乎？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，非負國乎？三載考績之謂何？無功即有罪

矣。」閻羅王就跟他講，公一生處處求自全，你都是第一個就先保全自己，怕犯錯。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，有些冤獄你知道，但是你怕被捲進去有嫌疑，你都不敢講，那你不是辜負人民嗎？那些人民他有什麼冤情，你該講的你要講，你為了避嫌疑，為了保全自己你都不講，那你不是辜負人民嗎？某事某事，有很多事情，你畏煩重，畏就是怕麻煩，而不舉，而不向上舉報，不做、不幹，非負國乎？你不是辜負國家嗎？你領國家的薪水，你怕麻煩，怕這個事情繁重，你就不想幹，你就不做。以前我當兵的時候有一句話，那個話都是錯誤的，「多做多錯，少做少錯，不做就不錯」，就是這個意思，大家不要做，做多了錯誤就多，被責罵。多做多錯，少做就少錯，不要做統統沒錯，就這個意思。這個官就是這個意思，多做多錯，少做少錯，不做他沒錯，所以他說我沒罪，跟閻羅王辯。三載考績之謂何，無功即有罪矣。閻羅王又講，你沒功就有罪，不是你不貪錢就有功勞。

「官大踖踖」，聽了閻羅王這麼一講，踖踖就是很恭敬但是感覺很不安的樣子。「鋒稜頓減」，原來進來理直氣壯的，現在被閻羅王這麼一講，他的稜角、鋒銳之氣馬上就降下來，那個高姿態馬上就降下來了。「王徐顧笑曰」，閻羅王慢慢就笑著跟他講，「怪公盛氣耳」，他說怪你盛氣凌人。閻羅王也跟他講，「平心而論，要是三四等好官，來生尚不失冠帶」。當然也肯定他不貪污這方面的，他說這個不是一二等的好官，他是三四等的好官，來生還不會失去人身。冠帶就是來人間做人，穿衣服就是有冠帶，意思是來世還能得人身。你是三四等好官，雖然不是很好的官，但是來生也還會得到人身，不會墮到三惡道去。「促命即送轉輪王」，閻羅王跟他講到這裡，他就催促冥吏送做官這個人到轉輪王那邊去輪迴了。大概他也沒有犯什麼大錯誤，還是可以得到人身去往生。

「觀此二事，知人心微曖，鬼神皆得而窺。雖賢者一念之私，亦不免於責備。相在爾室，其信然乎？」這個是紀曉嵐先生他一個結語，他對這個故事公案的結論、評語。我們老和尚就是節錄這一段。曖就是你有一點私心，鬼神都知道的，雖然是賢者，如果有一念一點點私心，也不免於鬼神的責備。

好，我們這節課時間到了，下一節課再跟大家來學習下面這一段。這一次因為要講故事，所以我一回去都要去查生難字，查這些資料，所以就不能跟大家一起來聽課。如果不要上台我就很輕鬆，時間到，進來坐就好了，聽老師講課是一大享受的，是人生最高享受。大家不要看到我沒來聽課就不專心，大家專心聽周老師上課，因為我不是偷懶，因為我在上面其實也是很緊張的，要趕快查資料，不然等一下講不夠，就不曉得怎麼講下去了。好，我們就下課休息。